

半亩黄土地

◎ 宗满德 著



读者出版集团
DPGC, L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半亩黄土地

◎ 宗满德 著

半亩黄土地



读者出版集团



读者出版集团
DPGC·L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半亩黄土地/宗满德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8. 7
ISBN 978-7-80587-908-6

I. 半… II. 宗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7601 号

书 名 半亩黄土地

作 者 宗满德 著
责任编辑 赵金祥
封面设计 石 璞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网 址 www.dhlapub.com
印 刷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5 插 页 2
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~4 500
书 号 ISBN 978-7-80587-908-6
定 价 25.0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我的乡村

3/浴之三题

9/绵 土

11/故 乡

14/父亲二题

19/野果野菜

25/回 家

29/阳光温暖的地方

32/村子的胎记

34/水

37/布 鞋

39/草 绳

41/冷 水

43/麦草垛

44/山 草

46/石 磨

48/土 炕

51/筷 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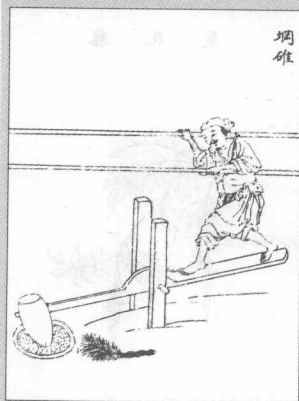
朱 花 藤



53/路
 55/村 子
 57/驯 鹰
 60/阁 树
 63/春天的呼吸
 66/早 春
 69/鸟 鸣
 71/草的一些事情
 73/残阳如血
 75/三月的栅栏
 78/月 影
 80/秋
 82/品 味
 84/老榆树
 88/井
 93/初识秦王川
 98/华家岭
 100/黄土地的脉息
 102/脚 印
 104/扫 帚
 107/过 河
 109/小 屋
 111/眼 睛

乡土人物

115/父 亲



树 栢



119/阿 三

121/多 哥

123/风老汉

125/尕大夫

127/狗 宝

129/姐 姐

132/酒 痞

134/马 爷

136/老 吕

140/山 娃

142/石 匠

145/郑 三

147/五 娘

150/鹰 眼

152/乞 者

154/过 客

156/两个老师

160/瞎 子

162/山 说

165/其实,我没有撒谎

乡野生灵

171/秋天的昆虫

174/叫 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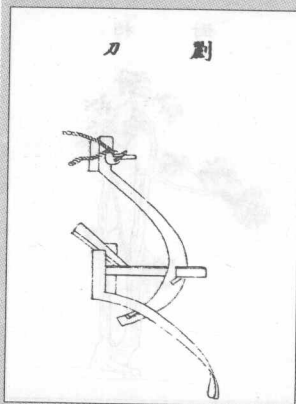
175/草 蛇

177/黄 狗

- 180/老 鹰
182/青 蛙
184/猫
186/燕 子
188/母 鸡
191/母性的狼
194/一只鸟儿死了
197/鸦 殇
200/狗 殇
209/鸽 殇
213/鸡 德
215/喜鹊和猫的故事

乡村夜话

- 221/两条脱网的鱼
223/我总是想得很善良
225/窗子·镜子·杯子
228/空瓶子·空椅子·空房子
230/裸 雪
232/癞 疤
235/爆 竹
237/房 子
239/痕 迹
240/口 袋
242/扣 子
244/睁开眼睛



245/闲话蚊蝇

249/日子

250/地平线

252/影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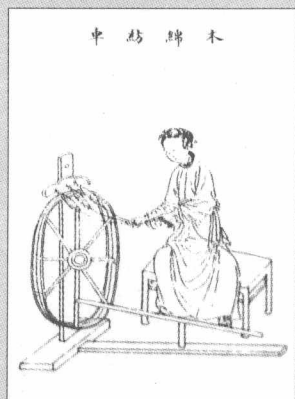
254/土话

256/土墙下的第一缕阳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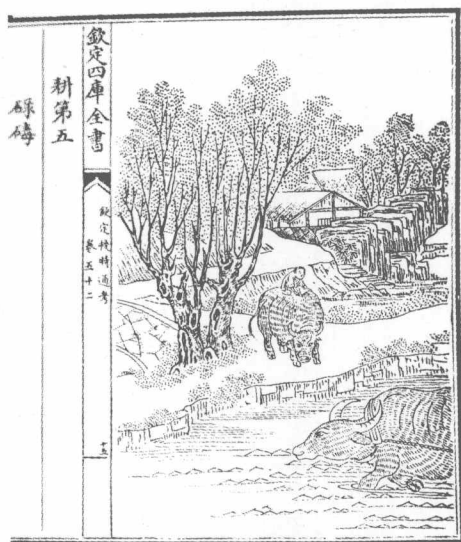
257/门

259/呼唤春天

261/后记



我的乡村



浴之三题

土 浴

山里的农民浑身散发着的土的味道，哈一口气出来的也是土腥气。

恋土是农民的本性。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，这是农民的职业。摸透了土的脾性，把生土一遍一遍地犁熟，把熟土一遍一遍地务劳成肥沃的麦田。让土地长出庄稼，长出收获，长出精神，长出生命。

恋土是农民的天性。小时候常受爷爷的使唤：这几天嘴里甜甜的，到那土坎上掰一块咸土来，我嚼一嚼。爷爷说咸盐土有营养。在他看来，有味道的土胜过于酪。山村里平时难得吃上好东西，过节时孩子们才有肉吃。一块好大的肥肉，夹在筷子上突突地跳着，没放到嘴里却从筷子间滑落了，掉到地上。我的眼睛盯着地上的肉，涎水悄悄地往肚里咽。父亲说，拾起来吃上，就调了点土，很干净的。哪个人一天不吃二两土！看这脸，古铜色的，就是生下来在肉里头拌了些土，才长成的“健康色”。那时山里的孩子生下来往往先用细绸一样的黄绵土从头到脚“洗”一遍，去除掉胎里带来的阴湿气，裹上一片绵软的土布，才送到母亲怀里喂奶。三天

后，烧一盆温水洗一下，名曰“洗三”。这黄土自然渗透到一个人稚嫩的皮肉里头去了，从此这生命也就在土与水的黄土地上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。这之前，爷爷、奶奶们嘴角虽然挂着微笑，但面对人们的祝福，总说“谁知道成不成人哩”。

山里的农民对土比亲生儿子还要亲。打从娘怀里钻出来，就在土里头滚打。在土里学会爬，学会玩，学会走路。干土是乡里人的护肤膏，泥土是乡里人的防晒霜。躺在地上打几个滚，就是洗了一个热土澡。孩子们在泥土中玩耍，浑身糊上泥巴和泥水，就是把细嫩的肌肤用这特殊的药水浸泡了一遍，强身健体。及至长大，在土地上劳作，一镐一锹，一锄一犁，让土地生金，让土熔铸生命，让生命养肥土地。土就是生命的肌肤和血肉。生命就在土地上生长，命运这棵大树的根系就在土中延伸，发达，消长，衰亡，演绎或悲或喜，或充实或空虚的故事。

中午，炽热的阳光照射着大地。孩子们脱掉鞋，脱掉袜，光着厚实脚板，踏着火热的土地，追逐嬉闹。热气从地底下冒出来，热透肌肤、血肉、筋骨，融注到血液里，冲上脑门，挂在发梢，热汗一滴一滴滚下来，落到热烘烘的地上，“啞”地冒一丝热气，倏地被土地吃进去。这时候，收割的麦子上场了，正等着打碾。庄稼汉们抬起头来看一看火球一般的太阳，情不自禁地赞叹：“多好的天气！”山里人的热烈与质朴，率真和执著，被这烘烘的热气捆绑起来，倾注在这热烈而厚实的土地上，就如结结实实的麦捆子将饱满的麦穗子捆起来，扎扎实实地立在肥沃的田里一般。厚重的黄土底下埋着阴气，需要曝晒，让阴气散发。农民的心里也窝着一些浊气，需要在晴天丽日下挥发。

土里面长大的山里娃，土地上累弯了腰的庄稼汉，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一丝热气也要借着土的根脉，方能耗尽。山里人讲

究，人咽下最后一口气，穿上去另一个世界旅行的新衣，也要沾上一点故乡土。入殓下葬，开棺验位，还要在胸膛上压上一锹故乡土。这故乡土啊，是亲人们贴到亡人身上的标签，是人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土浴。这是对于死者的祝福吧，如果有来世，这亡人就能呼吸故乡的气息，就不会忘却回到故乡的小路。

这土浴，从生之头洗到生之尾，生生不息。

草 浴

草是大地的衣裳。冬天，山坡被冷风吹瘦了，枯黄的草贴着地面，虽在寒风里发抖打战，依然把这冻僵的土地呵护着。草努力着，挣扎着，干枯的身躯连成一片，就成了一道道钢铁的栅栏，就可以抵御咆哮的风雪。山终于没有被冻死，在带着雪粒儿的春风中苏醒了。草芽儿们睁开了嫩绿的眼睛，用风的针、阳光的线，把山坡上的破衣烂衫，一针一线地缝起来。于是，山坡上便铺满了软绵绵的绿绒毯。

下了雨，草尖儿上缀满了绿珠，像深邃的夜空挂满了星星，闪着亮光，映着人影儿。这时候，驱赶着一群羊牛，走上山坡，让牛羊吃草，这牛羊的眼睛里也发着绿茵茵的光。扔掉放牛鞭，小心地折一根草茎儿，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，品尝，就有一种香甜沁入肺腑。爬在草坡上，侧耳谛听，草发出喀吧喀吧的拔节声，正长得欢呢；又仿佛听到草在说话，正开会议论着什么。禁不住这绿的诱惑，趁着荒野无人，赶紧拔掉纽扣，脱下衣裤，紧紧地贴着草，打几个滚、翻几个跟斗，运足了心力，深深地亲吻着草尖儿，吻着草茎儿，吻着草根儿，宛如拥抱着心爱的女人，亲吻亲爱的母亲！全身的肌肤紧紧地与草融在一起，全身的血液浸透了草汪汪的绿色，连呼吸也一丝一息吐纳着绿色的气息。满眼的绿注满了心田，盈盈的，几乎要从心

尖儿上溢出来,说不出哪里是草,哪里是牛羊,此刻的我仿佛也是草中的一员了。我的心旌无风而摇动,痴想着哪一天真要有什么魔法,将我摇身一变而跻身于这草之林。

小时候,这绿草浴是我每每争着放牧牛羊而上山去的最大理由,而这草浴又使我对于山野、对于草产生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美感,且深深地植根于心底。及至长大,虽一步一步地远离这山、这草而去,可这情感却如一根挣不断摆不脱的丝线,将我的心牢牢地拴住,即使在他乡异地的睡梦中也常常将我牵回故乡的山野,曾几次试图与那草对话,倾谈。但这一梦想总被严酷的现实击碎,故乡的山一年瘦过一年,眼睁睁地看着养不活那满坡的野草。叫不上名的草一茬一茬地被刈割,被干热的风吹折。在连年的干旱中,草一批又一批地枯死,断子绝孙,连个影子也寻不着了。正如一大批一大批的物种,先是濒临灭绝,继而绝种一般不见了踪迹,在这过程之中,谁又曾仔细地聆听过不起眼的野草最先发出的哀叹?

草是山的精灵,山的精神。假若真能轮回,草肯定会举起斧钺砍下人的头颅。因为我在梦中有一次听到草咬牙切齿的诅咒,真真切切。我为失掉我的浴场而失望而愤恨,我能变成一株装点这瘦而病着的山坡的草吗?

炕 浴

老屋里的土炕,热烘烘的,坐上去,一股暖流从炕底下升上来,向上喷涌着,流遍全身。这时候,我才感觉到真正回到了家。

火炕是农民的土暖气。山里头,天寒,风硬,冷气重。冬季,天黑得很早,夜就很长。山里人夜晚没事,串个门,三五人聚在一起,上炕,盘腿,喝几壶酩酊的老茯茶,扯些淡话。没有主题,也没有主讲,说到高兴处,哈哈大笑,扯到哪根生气的筋,“呸呸”啐两口唾

沫，骂几句娘，狠狠地吸几口纸烟，吐一口浊气。有话头，在热炕头上多坐一会儿；没话头，拉几句家长里短，各回各家，各焐各的热炕头。各家里早早坚持不住的火炉子，自然也就打着哈欠发些余热，慢慢地闭上眼，睡着了。这一夜怎么过，山里人自有暖身的办法。把土炕用牛粪、用麦秸、用火炉里燃不着的废煤，烧得热热的，把炕洞门封得死死的，不叫一丝儿热气跑冒滴漏。土炕要占去房子的一半或三分之一，烧热了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暖气片。炕烫，屋热，人暖，漫长的冬夜自然好过。深夜，屋外常常寒风呼啸，可每一个农家院里都打着热乎乎的鼾声。

火炕又是农民的家庭病房。庄稼汉常年风里来雨里去，头疼脑热，腰酸腿困，风湿关节，跌打损伤，积劳成疾。小病常常挨着，养成大病，起不了身再去医院看看，能治则治治，不能治则回家养着，看能病成啥样，看能睡到哪天。这热乎乎的火炕就是庄稼汉群防群治的病床，就是祖传下来医治百病的偏方。肚子疼了，爬上去焐一焐；腰腿酸了，浑身的关节疼了，躺上去烘一烘；着凉发烧了，喝一碗热腾腾的姜汤，蒙在热炕上，出一身臭汗，下地继续干活。累极了困极了，钻进热烘烘的被窝，呼呼地睡一觉，困乏自然消失，精神重又振作。这热炕是庄稼汉自己开设的门诊病房，是热身暖心的温床。

热炕还是农民的桑拿房。城里人有条件洗桑拿，蹲蒸房，庄稼汉也自有庄稼汉的好办法。雨雪天里，给火炕多加点煤和柴，烧得旺旺的。把厚厚的棉被焐得烫烫的，把衣服脱得光光的，哧溜一下钻进去，先爬着烘肚子，再躺下来烤后背，前心后心都热个透，从骨缝里头烘出一身臭汗，上上下下搓一遍，黑黑的垢痂卷着卷儿往下掉，前前后后敲打敲打热透了、红透了的肌肤，“呸呸”吹两口臭气，用黑而粗的手掌啪啪啦啦几下，把黑压压的垢痂扫到炕头下，搂着伴儿美美地睡一觉，昏天黑地，管他冬夏春秋还是白日黑夜，舒坦

就是了。

如今山里面时风日新,这土炕自然被当作老古董,日渐抛弃。但这火炕是一种情结。我几次请年迈的母亲到县城居住,可她总是不愿意。话说尽了,母亲终于说出了个中缘由:“娃,我乐意到城里去享几天清福,可那木板床就是睡不惯。电褥子也是好东西,可我睡上去口干舌燥,难受哩。又不能把火炕背上!”这几年,拆了土炕而又消受不住电褥子的人们,又盘起了土炕。这新的土炕镶了个木的边,做了个木板床的假样儿,其实骨子里还是个厚实而火热的土炕,还是那个老东西。经验告诉人们,老的东西并不一定坏。适应了有益的东 西,要用一种新的东西替换它,不那么容易,也不一定非此不可。这些年来,一些脑子活的人,揣摸透了城里人的心思,把这土炕修整得既受用又耐看,想着法儿引导城里面的人进山,名曰“民俗风情游”或“农家乐”,教他们如何炕浴,尽享一时之乐。这暖烘烘的土炕热着游人的身,也暖着山里人的心。

绵 土

绵土是这样一种土：在深厚的黄土地上，人畜践踏过，植物生长过，干了湿，湿了又干，结成块，又碎成细末，反反复复，被千年百年的阳光晒熟了，烤焦了，在正午的热风拂动下，像炒面一样，流动着，黄澄澄的，抓一把像水一样从指缝中流走了。没有土的质感，似乎是风化了肌肤，细软的锦缎。而瘦土看起来虽比绵土细一点，但它是碱化了的土。哪里有盐碱地，哪里的土坎下就有瘦土。一粒一粒的，放在手心里像食盐一样硌皮肤。春天的牛羊们吃了青草，嘴里甜甜的，牙齿痒痒的，就去啃土坑上的盐巴，吃土坑下的瘦土。而人们则是不屑一顾的。

绵土是可养人的。村里的人生病了，常年卧床，长褥疮了，找一些绵土来，用针眼儿般的筛子筛一筛，铺在身下，绵绵的，是一床松软的褥子。换几次这样的土，褥疮就好了。村里的人们常用这样的办法护养病人。村妇要生孩子了，临盆之初抽去毛毡、揭掉竹席，在热烘烘的土炕上，铺一层绵土，就是产床。婴儿呱呱坠地了，抓几把绵土在稚嫩的皮肤上上上下下地搓一搓，洗个澡，干干爽爽地送到母亲的怀抱中，吮吸甜蜜的乳汁。许多的孩子就在这土中生土中长，在这土里摸爬滚打。及至长大，即使远走高飞，客死他乡，也是土里来土里去，一把骨头也要回到绵土中来。也因此，绵土有一种